

重廣眉山三蘇先生文集

十七

論六篇

秦始皇帝

東坡先生



昔者生民之初不知所以養生之具擊搏挽裂與禽獸爭一旦之命惴惴焉朝不謀夕憂死之不給是故巧詐不生而民無知然聖人惡其無別而憂其無以生也是以作為器用耒耜弓矢舟車網罟之類莫不備至使民樂生便利役御萬物而適其情而民始有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器利用便而巧詐生求得欲從而心志廣聖人又憂其桀猾變詐而難治也是故制禮以反其初禮者所以反本復始也聖人非不知箕踞而坐不揖而食便於人情而適於四體之安也將必使之習為迂闊難行之節寬衣博帶佩玉履舄所以面翔容與而不可以馳驟上自朝廷而下至於民其所以視聽其耳目者莫不近於迂闊其衣以黼黻文章其食以邊豆簠簋其耕以井田其進取選舉以學校其治民以諸侯嫁

李蘇神

卷五十六

一

娶死喪莫不有法嚴之以鬼神而重之以四時所以使民自尊而不輕為蒞故曰禮之近於人情者非其至也周公孔子所以區區於升降揖遜之間丁寧反覆而不敢失墜者世俗之所謂迂闊而不知夫聖人之權固在於此也自五帝三代相承而不敢破至秦有天下始皇帝以詐力而并諸侯自以為智術之有餘而禹湯文武之不知出此也於是廢諸侯破井田凡所以治天下者一切出於便利而不取於無禮決壞聖人之藩墻而以利器明示天下故自秦已來天下惟知所以求生避死之具而以禮者為無用贅疣之物何者其意以為生之無事乎禮也苟生之無事乎禮則凡可以得生者無所不為矣嗚呼此秦之禍所以至今而未息歟昔者始有書契以科斗為文而其後始有規矩摹畫之迹蓋今所謂大小篆者至秦而更以隸其後日以變革貴於速成而從其易又創為紙以易簡冊是以天下簿書符檄繁多委靡而吏不能究姦人有以措其手足如使今世而尚用古之篆書簡冊則雖欲繁多其勢無

由由此觀之則凡所以便利天下者是開詐爲之端也嗟夫秦既不可及矣而後之君子欲治天下而惟便之亦則是引民而日趨於詐也悲夫

漢高帝

有進說於君者因其君之資而爲之說則用力寡矣人唯好善而求名是故仁義可以誘而進不義可以却而退若漢高帝起於草莽之中徒手奮呼而得天下彼知天下之利害與兵之勝負而已安知所謂仁義者哉觀其天資固亦有合於仁義者而不喜仁義之說此如小人終日爲不義而至以不義說之則亦怫然而怒故當時之善說者未嘗敢言仁義與三代禮樂之教亦惟曰如此而爲利如此而爲害如此而可如此而不可然後高帝擇其利與可者而從之蓋亦未嘗遲疑天下既平以愛故欲易太子大臣叔孫通周昌之徒力爭之不能得用留侯計僅得之蓋讀其書至此未嘗不大息以爲高帝最易曉者苟有以當其心彼無所不從蓋嘗告之以呂后太子從帝起於布衣以至於定天下天

下望以爲君雖不肖而大臣心欲之如百歲後誰肯北面事戚姬子乎所謂愛之者祇以禍之嗟夫無有以奚齊卓子之所以死爲高帝言者歟叔孫通之徒不足以知天下之大計獨有廢嫡立庶之說而欲持此以却之此固高帝之所輕爲也人固有所不平使如意爲天子惠帝爲臣絳灌之徒圍視而起如意安得而有之孰與其全安而不失爲王之利也如意之爲王而不免於死則亦高帝之過矣不少抑遠之以泄呂后不平之氣而又厚封焉其爲計不已踈乎或曰呂后強悍高帝恐其爲變故欲立趙王此又不然自高帝之時而言之計呂后之年當死於惠帝之手呂后雖悍亦不忍奪之其子以與姪惠帝既死而呂后始有邪謀此出於無聊耳而高帝安得逆知之且夫事君者不能使其心知其所以然而樂從吾說而欲以勢奪之亦已危矣如留侯之計高帝顧戚姬悲歌而不忍特以其勢不得不從是以猶欲區區爲趙王計使周昌相之此其心猶未悟以爲一強項之周昌足以抗呂氏而捍趙王不

知周昌激其怒而速之死耳古之善原人情而深識天下之勢者無如高帝然至此而惑亦無有以告之者悲夫

魏武帝

世之所謂智者知天下之利害而審乎計之得失如斯而已矣此其為智猶有所窮唯見天下之利而為之唯其害而不為則是有時而窮焉以不能盡天下之利古之所謂大智者知天下利害得失之計而權之以人是故有所犯天下之至危而卒以成大功者此以其人權之輕敵者敗重敵者無成功何者天下未嘗有百全之利也舉事而待其百全則必有所格是故知吾之所以勝人而人不知其所以勝我者天下莫能敵之昔者晉荀息知虢公必不能用宮之奇齊鮑叔知魯君必不能用施伯薛公知黥布必不出於上策此三者皆危道也而直犯之彼不知用其所長又不知出吾之所忌是故不可以冒害而就利自三代之亡天下以詐力相并其道術政教無以相過而能者得之當漢氏之衰豪傑並起而圖天下二袁董呂爭為強暴而孫權劉備又已區區於一隅

其用兵制勝固不足以敵曹氏然天下終於分裂訖魏之世而不能一蓋嘗試論之魏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是故有所重發而喪其功有所輕為而至於敗劉備有益世之才而無應卒之機方其新破劉璋蜀人未附一日而四五驚斬之不能禁釋此時不取而其後遂至於不敢加兵者終其身孫權勇而有謀此不可以聲勢恐喝取也帝不用中原之長而與之爭於舟楫之間一日一夜行三百里以爭利犯此二敗以攻孫權是以喪師於赤壁以成吳之強且夫劉備可以急取而不可以緩圖方其危疑之間卷甲而趨之雖兵法之所忌可以得志孫權者可以計取而不可以勢破也而欲以荊州新附之卒乘勝而取之彼非不知其難特欲僥倖於權之不敢抗也此用之於新造之蜀乃可以逞故夫魏武重發於劉備而喪其功輕為於孫權而至於敗此不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之過歟嗟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天下之能者舉知之而

不能權之以人則亦紛紛焉或勝或負爭為雄強而未見其能一也

周公上

論周公者多異說何也周公居禮之變而處聖人之不幸宜乎說者之異也凡周公之所為亦不得已而已矣若不得已而不已則周公安得而為之成王幼不能為政周公執其權以王命賞罰天下是周公不得已者如此而已今儒者曰周公踐天子之位稱王而朝諸侯則是豈不可已耶書曰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又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又曰周公曰王若曰則是周公未嘗踐天子之位而稱王也周公稱王則成王宜何稱將亦稱王耶將不稱王耶不稱則是廢也稱王則是二王也而周公何以安之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儒者之患患在於名實之不正故亦有以文王為稱王者是聖人為後世之僭君急於為王者邪天下雖亂有王者在而已自王雖聖人不能以服天下昔高帝擊滅項籍統四海諸侯大臣相率而帝之然且辭以不

三辨論五十六

六百七十五

四

杜仁

德惟陳勝吳廣乃噐噐乎急於自王而謂文王亦為之耶武王伐商師渡孟津會於牧野其所以稱先君之命命於諸侯者蓋猶曰文考而已至于武成既以柴望告天百工奔走受命于周而後其稱曰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由此觀之則是武王不敢一日妄尊其先君而況於文王自王乎詩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是亦追稱而已矣史記曰姬乎采芑歸乎田成子夫田常之時安知其為成子而稱之故凡以文王周公為稱王者皆過也是資後世之篡君而為之藉也陳賈問於孟子曰周公使管蔡監商管蔡以商叛知而使之是不仁不知是不智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從孟子之說則是周公未免於有過也夫管蔡之叛非逆也是其智不足以深知周公而已矣周公之誅非疾之也其勢不得不誅也故管蔡非所謂大惡也兄弟之親而非有大惡則其道不得不封管蔡之封武王之世也武王之世未知有周公成王之事苟無周公成王之事則管蔡何從而叛周公何從而誅之

故曰周公居禮之變而處聖人之不幸也

周公下

伊尹既立太甲不明而放諸桐天下咸以為不義武王既沒成王幼周公攝天子之位朝諸侯於明堂而召公不悅管叔蔡叔熾叛天下幾至於不可救二者其故何也太甲既立矣而不足以治天下則夫伊尹猶有以辭於後世也蓋周公之事無以異於伊尹然天下皆疑而不信無足怪也何者天下未知夫成王之不明而周公攝則是周公未有信服天下之心而強攝焉以為之上也且夫伊尹之攝其事有不得已而然耳太甲雖變而伊尹不敢有所立以召天下之亂故以已攝焉而待夫太甲之自悔是以天下無疑乎其心今夫周公之際其勢未至於不得已使成王拱手以居天下之上而周公為佐以成王名號而輔之此所謂其勢之未至於不得已者矣而周公不居則天下之謗是周公之所自取也然愚以為不然挾天子以令天下此諸葛孔明之事耳而周公豈不足以及知之蓋人臣惟無執天子之權人臣而執天子之權則必有忠於其心然後可以自免於難何者人臣而用天子之事此天子所忌也一人之身上為天子所忌而下為左右之大臣從而謀孽其隙此古之忠臣所以盡心而不免於禍而世之姦雄之士所以動其無君之心而不顧者也使成王用事於天下而周公制其子奪之柄則愚恐成王有所不平於其心而管蔡之徒乘其隙而間之以至於亂也使成王有天子之虛名而不得制天下之政則愚以周公有所不忍於其志赧然有所不安之心也是以寧取而攝之使成王無其間以破天下讒慝之謀而絕其爭權之心是以其後雖有管蔡之憂而天下不搖使其當時列於群臣之間方其疑惑擾攘而未決也則恐周公之禍非君東之所能免而管蔡得志於天下成王將遂不立也嗚呼其思之深矣

伊尹

辨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

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
足辦者矣今夫匹夫匹婦皆知廉潔忠信之為美也使其果廉潔而忠
信則其智慮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唯其所爭者止於簞食豆羹
而簞食豆羹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慮之不出乎此也簞食豆羹非其
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
而不能辦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辦
者愈遠矣遜天下與遜簞食豆羹無以異也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
異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天下之大
是一鄉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之資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
知其措非智不若所居之卑也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其道也
非其義也雖祿之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
全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而不亂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以
為異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
不能為之芥蒂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為耳後之君子蓋亦嘗有其志矣
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是以役役至於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
子叙書至於舜禹皋陶相遜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
行以夫之遜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於富貴有以天服天下之心焉耳
夫大甲之廢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亦以為驚焉以臣放君天
下不以為僭既放而復立太甲不以為專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
於天下也彼其視天下眇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忍以廢放其君求利
也哉後之君子蹈常而習故惴惴焉懼不免於天下為希闊之行則
天下羣起而誚之不知求其素而以為古今之變時有所不可者亦以
過矣夫

重廣眉山三蘇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七

論七篇

管仲

東坡先生

嘗讀周官司馬法得軍旅什伍之數其後讀管子得管子所以變周之制蓋王者之兵出於不得已而非以求勝敵也故其為法要所以不可敗而已至於相文非決勝無以定霸故其法在必勝繫而曲者所以為不可敗也簡而直者所以為必勝也周之制萬二千五百人而為軍萬之有二千二千之有五百其數奇而不齊唯其奇而不齊是以知其所以為繫且曲也今夫天度三百六十分之十二辰辰得三十者此其正也五日四分之一者此其奇也使天度而無奇則千載之日雖婦人孺子皆可以坐而計唯其奇而不齊是故巧歷有所不能盡也聖人知其然故為之章會統元以盡其數以極其變司馬法曰五人為伍五伍為隊萬二千五百人而為隊二百五十取三焉而為奇其餘七以為正四奇四

三蘇論

一

管子卷之二十七

正而八陣生焉夫以萬二千五百人而均之八陣之中宜其有奇而不齊者是以多為之曲折以盡其數以極其變鉤聯蟠踞各有條理故三代之興治其兵農軍賦皆數十百年而後得志於天下自周之亡秦漢陣法不復三代其後諸葛孔明獨識其遺制以為可用以取天下然相持數歲魏人不敢決戰而孔明亦無尺寸之功豈八陣者先王所以為不可敗而非以逐利爭勝者邪若夫管仲之制其兵可謂截然而易曉矣三分其國以為三軍五人為軌軌有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有長十連為鄉鄉有鄉長五鄉一帥萬人而為一軍公將其一高子國子將其二三軍三萬人如貫繩如畫棊局踈暢洞達雖有智者無所施其巧故其法簡一而民有餘力以致其死昔者嘗讀左氏春秋以為立明最好兵法蓋三代之制至於列國猶有存者以區區之鄭而魚麗鵠鶴之陣見於其書及至管仲相相公南伐楚北伐孤竹九合諸侯威震天下而其軍壘陣法不少槩見者何哉蓋管仲欲以歲月服天下

故變古司馬法而為是簡略速勝之兵是以莫得而見其法也其後吳
晉爭長於黃池王孫維教夫差以三萬人壓晉壘而陣百人為行百行
為陣陣皆徹行無有隱蔽援桴而鼓之勇怯盡應三軍皆譁晉師大駭
卒以得志由此觀之不簡而直不可以決勝深惟後世不達繫簡之宜
以取敗亡而三代什伍之數與管子所以治齊之兵者雖不可盡用而
其近於繫而曲者以之固守近於簡而直者以之決戰則庶乎其不可
敗而有所必勝矣

樂毅

自知其可以王而王者三王也自知其不可以王而霸者五霸也或者之
論曰圖王不成其弊猶可以霸嗚呼使齊相晉文而行湯武之事將求
亡之不暇雖欲霸可得乎夫王道者不可以小用也大用則王小用則亡
昔者徐偃王宋襄公嘗行仁義矣然終以亡其身喪其國者何哉其所
施者未足以充其所求也故夫有可以得天下之道而無取天下之心乃

三蘇論五十一

可與言王矣范蠡留侯雖非湯武之佐然可謂剛毅果敢卓然不惑而
能有所必為者也觀吳王困於姑蘇之上而求哀請命於句踐句踐欲
赦之彼范蠡者獨以為不可援桴進兵卒刎其頸項籍之解而東高帝
亦欲罷兵歸國留侯諫曰此天亡也急擊勿失此二人者以為區區之
仁義不足以易吾之大計也嗟夫樂毅戰國之雄未知道而竊嘗聞
之則足以亡其身而已矣論者以為燕惠王不肖用反間以騎劫代將
卒走樂生此其所以無成者出於不幸而非用兵之罪然當時使昭王
尚在反間不得行樂毅終亦必敗何者燕之并齊非秦楚三晉之利今
以百萬之師攻兩城之殘寇而數歲不決師老於外此必有乘其虛者
矣諸侯乘之於內齊擊之於外當此時雖太公穰苴不能無敗然樂毅
以百倍之衆數歲而不能下兩城者非其智力不足蓋欲以仁義服齊
之民故不忍急攻而至於此也夫以齊人苦晉王之強暴樂毅苟退而
休兵治其政令寬其賦役反其田里安其老幼使齊人無復鬪志則田

單者獨誰與戰哉奈何以百萬之師相持而不決此固所以使齊人得徐而為之謀也當戰國時兵強相吞者豈獨在我以燕齊之眾壓其城而急攻滅之其誰曰不可嗚呼欲王則王不王則審所處無使兩失焉而為天下笑也

孫武上

古之言兵者無出於孫子矣利害之相權奇正之相生戰守攻圍之法蓋以百數雖欲加之而不知所以加之矣然其所短者智有餘而未知其所以用智此豈非其所大闕歟夫兵無常形而逆為之形勝無常處而多為之地是以其說屢變而不同縱橫委曲期於避害而就利雜然舉之而聽用者之自擇也是故不難於用而難於擇擇之為難者何也銳於西而忘於東見其利而不見其所窮得其說而不知其又有一說也此豈非用智之難歟夫智本非所以教人以智而教人者是君子之急於有功也變詐滑其外而無守於其中則是五尺童子皆欲為之使人勇而不自知貪而不顧以陷於難則有之矣深山大澤有天地之寶無意於寶者得之操舟於河舟之逆順與水之曲折忘於水者見之是故惟天下之至廉惟能貪惟天下之至靜惟能勇惟天下之至信為能詐何者不役於利也夫不役於利則其見之也明見之也明則其發之也果古之善用兵者見其害而後見其利見其敗而後見其成其心閑而無事是以若此明也不然兵未交而先志於得則將臨事而惑雖有大利尚安得而見之若夫聖人則不然居天下於貪而自居於廉則天下之貪者皆可得而用居天下於勇而自居於靜故天下之勇者皆可而役居天下於詐而自居於信故天下之詐者皆可得而使天下之人欲有功於此而即以自居則功不可得而成是故君子居晦以御明則明者畢見居陰以御陽則陽者畢赴夫然後孫子之智可得而用也易曰介于石不終日正吉君子方其未發也介然如石之堅若將終身焉者及其發也不終日而作故曰不役於利則其見之也明見之也明則

其發之也果今夫世俗之論則不然曰兵者詭道也非貪無以取非勇無以得非詐無以成廉靜而信者無用於兵者也嗟夫世俗之說行則天下紛紛乎如鳥獸之相搏嬰兒之相擊強者傷弱者廢而天下之亂何從而已乎

孫武下

夫武戰國之將也知為吾慮而已矣是故以將用之則可以君用之則不可今其書十三篇小至部曲營壘芻糧器械之間而大不過於攻城拔國用間之際蓋亦盡於此矣天子之兵天下之勢武未及也其書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為君而言者有此而已竊以為天子之兵莫大於御將天下之勢莫大於使天下樂戰而不好戰夫天下之患不在於寇賊亦不在於敵國患在於將帥之不力而以寇賊敵國之勢內邀其君是故將帥多而敵國愈強敵國愈強而寇賊愈堅則將帥之權愈重將帥之權愈重則爵賞不得不加夫如此則是盜賊為君之患而將帥利之敵

三蘇五十一

四

臣用

國為君之讎而將帥幸之舉百倍之勢而立毫芒之功以藉其口而邀利於其上如此而天下不亡者特有所待耳昔唐之亂始於明皇自肅宗復兩京而不能勝并力盡取河北之盜德宗收洛博幾定魏地而不能斬田悅於孤窮之中至於憲宗天下略平矣而其餘孽之存者終不能盡去夫唐之所以屢興而終莫之振者何也將帥之臣養寇以自封也故曰天子之兵莫大於御將御將之術開之以其所利而授之以其所忌如良醫之用藥烏喙蝮蝎皆得自効於前而不敢肆其毒何者授之以其所畏也憲宗將討劉闢以為非高宗文則莫可用而劉雍者崇文之所忌也故告之曰闢之不克將雍實汝代是以崇文決戰不旋踵擒劉闢此天子御將之法也夫使天下樂戰而不好戰者何也天下不樂戰則不可與從事於危好戰則不可與從事於安昔秦人之法使吏士自為戰戰勝而利歸於民所得於敵者即以有之使民之所以養生送死者非殺敵無由取也故其民以好戰并天下而亦以亡夫始皇雖已

墮名城殺豪傑銷鋒鏑而民之好戰之心囂然其未已也是故不可與休
息而至於亡若夫王者之兵要在於使之知愛其上而讎其敵使之知其
上之所以驅之於戰者凡皆以為我也是以樂其戰而甘其死至於其
戰也務勝敵而不務得財其賞也發公室而行之於廟使其利不在於
殺人是故其民不忘於好戰夫然後可以作之於安危之中而休之於
爭奪之際可與安可與危而不可與亂此天下之勢也

老子上

善為言者因其人之言而與之言則天下之辯者服矣與其里人言曰
吾父以為不然則誰肯信以為爾父之是是故不若與之論曲直雖楚
人可以與秦人言之而無害故夫天下之所為多言以排夫異端終亦
不明矣唯不務辯其是非利害而以其言屈人也夫聖人之所為尊於
天下為其知夫理之所在也而周公仲尼所以為信於天下以其子弟
而知之也故非其子弟則天下有不知周公為周公而仲尼之為仲尼

也是故老聃莊周其為說不可以周孔辯也何者彼且以為周孔之不
足信也夫聖人之於事言如規矩之於方圓爾天下之人信規矩之於
方圓而以規矩辨天下之不方不圓則不若求其至方至圓以陰合於
規矩使規而不圓矩而不方則無害於吾說若此其勢易以折天下之
異論昔者天下之士其論老聃莊周與佛老之道皆未嘗得其要也老
聃之說曰去仁義絕禮樂而後天下安吾之說曰仁義禮樂天下之所
恃以治者佛之說曰棄父絕子不為夫婦放雞豚食菜茹而後萬物遂
而吾之說曰父子夫婦食雞豚而遂萬物之性夫彼且以其說而吾亦
以其說彼且不吾信如吾之不彼信也蓋天下之不從莫急於未信而
強劫之故夫仁以安人而行之以義節之以禮而播之以樂而守之以
君臣而維之以父子兄弟食肉而飲酒此明於孔子者之所知也而欲
以諭其所不知之人而曰孔子則然嗟夫難哉愚則不然曰天下之道
辨之而無窮攻之而無間辨之而有窮攻之而有間則是不足以為道

果孔子而有窮也亦將捨而他之惟其無窮是以知其為道而無疑蓋天下有能平其心而觀焉而不牽夫仲尼老聃之名而後可與語此也

老子下

天下之道惟其辯之而無窮攻之而無間辯之而有窮攻之而有間不足以為道昔者六國之際處士橫議以熒惑天下楊氏為我而墨氏兼愛凡天下之人有以君臣父子之親而不相顧者皆歸於楊氏而道塗之人皆可以為父子兄弟者舉皆歸於墨氏也夫天下之人不可以絕其天屬之親而合其無顧之權此其勢然也故老聃莊周知天下之不正也起而承之以為兼愛為我之不足以收天下是以不為為我不為兼愛而處乎兼愛為我之外此其意以為不兼愛則天下議其無親不為我則天下譏其為人故兩無所適處而泛泛焉浮游於其間而曰我皆無所為以是足以自免而逃天下之是非矣天下之惟其是所是非所非是以其說可得而考其終今以老莊無所是非而其路歸於無有

此其思之亦詳矣楊氏之為我墨氏之兼愛此其為道莫不有所執也故為我者為兼愛之所詆而兼愛者為為我之所毀是二者其地皆不可居然而得其間而固守之則可以杜天下之異端而絕其口蓋古之聖人惟其得而居之是以天下大服而其道遂傳於後世今老聃莊周不得由大道而見其隙竊入於其間而執其機是以其路縱橫堅固而不可破也且夫天下之事安可一說治也而彼二子者欲之以兼愛斷之以為我故其說有時焉而遂窮夫聖人能處於其間而制其當然兼愛為我亦莫齊也而能用之以無失乎道處天下之紛紜而不失其當故曰伯夷叔齊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夫無可無不周之所為辯也而仲尼亦六則夫老聃莊周其思之不可以為不詳矣蓋嘗聞聖人之道處於不可之際而遂從而實之是以其說汗漫而不可詰今將以求夫仲尼老聃之是非者惟能知夫虛實之可用與否也已蓋夫天下固有物也有物而相遭則固亦有事矣

是故聖人從其有而制其御有之道以治其有實之事則於天下夫亦何事之不可為至區區焉求其有以納之於無則其為用不勝勞矣夫老聃莊周則未嘗知其窮矣夫其窮者何也不若從其有而有之為易也故曰常無欲以觀其妙而又曰常有欲以觀其微既曰無之以為用又曰有之以為利而至於佛者則曰斷滅而又曰無斷無滅既曰無矣而又恐無之反以窮既斷滅矣又恐斷滅之為累則夫其情可見矣仲尼有言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夫老聃莊周其迹近於中庸而無忌憚者哉

韓非

聖人之所為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為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

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忘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忘則有所不敢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乎若萍游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忘不忘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為其說而不得其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為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為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以為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壞天下唯吾之所為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

曰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眇然若不足爲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戮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爲申韓自三代之衰至于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柰何其不爲之所也

重廣眉山三蘇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七

重讀眉山三蘇先生文集卷第五十八

史論五篇

留侯

東坡先生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授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世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方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貫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為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荆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之老人所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捨之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勸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為子房才有餘而慮其度量之不足故必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恠者此固秦皇帝之所不能驚而項藉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而項藉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藉雖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強不忍者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為魁梧奇偉而其狀貌如婦人其子不稱其志氣嗚呼

是安知共所以為子房歟

五見證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
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
有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
也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
用死然則是天下無堯舜終不可以有所為耶仲尼聖人歷試於天下
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強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將之荆先之以
冉有申之以子貢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
出書猶曰王其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孫丑問
曰夫子何為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捨我其誰哉而吾何為不豫君子
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之果不足與有為
而可以無憾矣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夫終

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法劉呂之雄雌之皆
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
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去其舊將謀其新亦已難矣為賈生者上得
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
不忌然後舉天下而唯吾之所欲為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
間而遽為人痛哭哉觀其過湘為賦以弔屈原紆鬱憤悶趨然有遠
舉之志其後卒以自傷哭泣至於天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夫謀之一
不見用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嗚呼賈生
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是
故非聰明睿哲不惑之主則不能全其用古今稱符堅得王猛於草茅
之中一朝盡斥去其舊臣而與之謀彼其以匹夫略有天下之半以此哉
愚深悲賈生之志故備論之亦使人君得如賈誼之臣則知其有狷介
之操不見用則真愛傷病沮不能復振而為賈生者亦慎其所發哉

晁錯

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為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唯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為能出身為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其月之間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能免難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它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昔者晁錯盡忠為漢謀弱山東之諸侯諸侯並起以誅錯為名而天子不察以錯為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不知錯之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唯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為之所是以得至於成功夫以七國之強而驟削之其為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為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為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已欲求其名女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已為難首擇其安而遺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惋而不平者也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不免於禍何者已欲居守而使人主身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厲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為無恐雖有百袁盎可得而間哉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為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擊吳楚未必無功唯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茲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

霍光

古之人惟漢武帝號知人蓋其平生所用文武將帥郡國邊鄙之臣左右侍從皆陽律歷博學之士以至錢穀小吏治刑獄使絕域者莫不獲盡其才一切當其處然猶有所試皆功效著見天下之所共知而信者

至於霍光先無尺寸之功而才氣數術又非有以不過於羣臣而武帝擢之於芻人之中付以天下後世之事而霍光又能忘身一心以輔幼主處於廢立之際其舉措甚閑而不亂此其故何也夫欲有所立於天下擊搏進取以求非常之功者則必有卓然可見之才而後可以有望於其成至於捍社稷託幼子此其難者不在乎才而在乎節不在乎節而在乎氣天下固有能辦其事者矣然才高而位重則有僥倖之心以一時之功而易萬世之患故曰不在乎才而在乎節古之人有失之者司馬仲達是也天下亦有忠信義士可託以死生之間而不忍負者矣然狷介廉潔不為不義則輕死而無謀能殺其身而不能全其國故曰不在乎節而在乎氣古之人有失之者晉荀息是也夫霍光者才不足而氣節有餘此武帝之所為取也書曰如有一介臣斷斷兮無他伎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伎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嗟夫此霍光之謂歟使霍光而有他伎則其心安能休休焉容天下之才而樂天下之彥聖不忌不克若自巳出哉才者爭之端也夫惟聖人在上驅天下之人各走其職而爭用其所長苟以人臣之勢而居於廊廟之上以捍衛幼冲之君而以其區區之才與天下爭能則姦臣小人有以乘其隙而奪其權矣霍光以匹夫之微而操殺生之柄威蓋人主而貴震天下其所以歷事二主而終其身天下莫與爭者以其無他伎而武帝亦以此取之歟

諸葛亮

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也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者秦也以秦之所以取取之以周之所以守守之者漢也仁義詐力雜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曹操因襄乘危得逞其姦效孔明取之欲信大義於天下當此時曹公威震四海東據許兗南收荊豫孔明之所恃以勝之者獨以其區區之忠信有以激天下之心耳夫天下廉隅節槩慷慨死義之士固非心服曹氏也特以威劫而強臣之聞孔明之風宜其

千里之外有響應者如此則雖無措足之地而天下固為之用矣且夫
殺一不義而得天下有所不為而後天下忠臣義士樂為之死劉表之
喪先主在荊州孔明欲龍襲殺其孤先王不忍也其後劉璋以好逆之至
蜀不數月扼其吭拊其背而奪之國此其與曹操異者幾希矣曹劉之
不敵天下之所知也言兵不若曹操之多言地不若曹操之廣言戰不
若操之能而有以一勝之者區區之忠信也孔明遷劉璋既已失天下
義士之望乃始治兵振旅為仁義之師東嚮長驅而欲天下響應豈已
難矣曹操既死子不代立當此之時可以計破也何者操之臨終召子
而屬之植未嘗不以譚尚為戒也而不與植終於相殘如此此其父子
兄弟且為寇讎而況能以得天下英雄之心哉此可間之勢不過捐數
十萬金使其大臣骨肉內自相殘然後舉兵而伐之此高祖所以滅項
籍也孔明既不能全其信義以服天下之心又不能奮其智謀以絕曹
氏之手足且其屢戰而屢却哉故夫敵有可間之勢而不間者湯武行
之為太義非湯武而行之為失機此仁人君子之大患也呂溫以為孔
明丞相靈之後不可強民以思漢欲其播告天下之民且曰曹氏剽汝
吾事之害汝吾誅之不知蜀之與魏果有以大過之乎苟無以大過之
而又決不能事魏則天下安肯以空言竦動哉嗚呼此書生之論可言
而不可用也



